

## 第二章 著述《武士道》的背景與世界情勢

### 第一節 著述《武士道》的緣由

#### 一、道德教育之疑問

《武士道》著述緣由要點之一，即新渡戶稻造在德國留學期間，與德拉維勒葉(M.de Laveleye)教授<sup>1</sup>的交流過程中，所發現的道德教育問題，以此為開端，使稻造歷經多年的思考與分析，才完成此著作。由《武士道》第一版序中，稻造如此記述：

大約十年前，當我在著名的比利時法學家德拉維勒葉教授家中作客數日時有一次閒聊中談到宗教問題，這位備受尊敬的教授問我：「你在求學過中，學校沒有上過宗教課程嗎？」當他聽到我的答案是「沒有上過宗教課程」時，突然神情訝異地頓了一下，然後用我難以忘懷的聲音說：「沒有宗教教育？那你們的道德教育該如何傳授呢？」這個問題令我愣了一下，沒有辦法立刻回答。我在童年時期學習到的道德觀念，並非來自學校教育，而且直到我開始能分辨善惡對錯的觀念如何形成時，我才發現自己深受武士道影響<sup>2</sup>。

新渡戶稻造幼時所接受的教育有兩者，其一、藉由醫生學習羅馬拼音，其二、與兄弟們一起在漢學塾學習，從小就開始論語和漢文的背誦，但其在正式學校教育中，沒有接受過所謂的宗教教育。由《懷想幼時》中提到：

教育架構重新構成，1870年頒布了所謂的“學制”，在新政權下，只有幾間小學在東京開設，地方中，青少年依舊遵循著先祖所存續下來的教育方式，繼續著漢學與武道之鍛鍊<sup>3</sup>。

在稻造的自傳中，可以了解當時地方青少年最主要的教育方式為學習漢學和武道的鍛鍊，而武道的修業與武士道之間互為一體的關係，於第五章第二節再做

<sup>1</sup> 德拉維勒葉(M. de Laveleye)：比利時法學家。

<sup>2</sup> 新渡戶稻造著・矢內原忠雄譯，《武士道》，(東京都：岩波書店，2006年8月)，頁11。

<sup>3</sup> 新渡戶稻造著，《幼き日の思い出／人生読本》，(東京都：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1年10月)，頁22。

研討。

新渡戶稻造的道德根基乃是由武士的家庭教育所薰陶而成，以宗教來說，新渡戶家乃遵奉著禪宗信仰，並以曹洞宗<sup>4</sup>為主，而今盛岡曹洞宗久昌寺中供奉著新渡戶代代祖先的墳墓。在這樣雙方的影響下，稻造在其著作中認為武士道並非宗教，但沒有日本宗教就沒有武士道，武士道受宗教影響之大，稻造在《武士道》第二章「武士道之淵源」開頭就開始探究宗教對於武士道有何義涵，其中探討了佛教、神道、儒家給予武士道重要的思想脈絡。對於武士道融合了三種宗教思想，研究新渡戶稻造思想的學者佐藤全弘將其定義為「總和的習合道德<sup>5</sup>」<sup>6</sup>。《武士道》第十五章論及：

武士道透過各種方式，從發源的階層向下滲透，在一般平民百姓中發酵，為所有人民提供了道德標準<sup>7</sup>。

新渡戶稻造思想論集《隨想錄》中發表的「平民道」，可窺見武士道如何深化於一般民眾：

武士道之名稱，吾人已多次聞其名。此乃我國國民道德之根底，亦為礎石與樑柱。隨時代之推移，武士已不存於這世界，但其品行形成之道，如今猶存。此道應順應世態之變化，而成平民化。(略)武士道改變其外型，而轉成人民之道，亦稱平民道<sup>8</sup>。

由以上可以了解新渡戶稻造的思想，他認為武士道在過去封建社會中，屬於身分階級中最高階層的武士之行為準據。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封建制度的消失，四民平等，專屬於武士之武士道理應隨之取消，然而新渡戶稻造認為武士道不但沒有因為封建制度的崩壞而瓦解，以各種方式不論戲劇、小說等文藝方面加上生活經驗來影響一般人民，在身分制度消滅的同時，他提出平民道的思想，作為武士道之延長。但是新渡戶稻造並非第一個認為武士道是道德楷模，勝部真長<sup>9</sup>在其

<sup>4</sup> 曹洞宗：中國禪宗五家(曹洞、臨濟、沩仰、雲門、法眼)之一，亦於日本禪宗大家(曹洞宗、日本達摩宗、臨濟宗、黃檗宗、普化宗)之一。總本山在日本福井縣永平寺、總持寺。

<sup>5</sup> 總和的習合道德：synthetic, syncretic morality

<sup>6</sup> 佐藤全弘著，《新渡戶稻造的精神—いま世界と日本を憂う》，(東京都：教文館，2008年6月)，頁28。

<sup>7</sup> 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武士道》，(台北市：先覺，2003年)，頁178。

<sup>8</sup> 新渡戶稻造著，《隨想錄》，(東京都：たちばな出版，2002年11月)，頁31。

<sup>9</sup> 勝部真長(1916年3月30日-2005年6月19日)，日本倫理學者，御茶ノ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致力於戰後道德

論著《武士道之三類型》中提到：「江戶時期的山鹿素行<sup>10</sup>認為武士乃立於農工商三民之首，為大眾之模範，農工商每日辛勤忙於勞動從事生產，而武士階級不從事如此的生產工作，因其為實現人倫之道的專業身分，因此，其行為必須是民眾的道德模範<sup>11</sup>」。新渡戶稻造更將此民眾楷模的道德標準，隨著時代更迭與教育進步，將其轉化成平民道，認為其為武士道之延長<sup>12</sup>。

德拉維勒葉教授所問及的道德教育問題，讓當時的稻造無從回答，這給予了稻造思考日本道德的機會與動機，並深入分析日本人自身概念與身份的再確認，經由德拉維勒葉教授之提問，才得以造就日後名著《武士道》的問世。

## 二、內村鑑三不敬事件的影響

「教育敕語<sup>13</sup>」乃於1890年10月30日由明治天皇所頒布，此教育敕語顯示出天皇制國家的國民教育指標與國民思想。文中明白指出忠孝之觀念，由君臣、父母、兄弟、夫婦以至朋友之倫常為基準，並強調天皇為全國主體之概念，以此作為教育方針與國民之普遍性真理。

1891年1月9日札幌農業學校開學典禮時，由校長至全校師生一同舉行拜讀教育敕語儀式，全校同仁一致向敕語行禮時，身為教職員的內村鑑三<sup>14</sup>卻獨自一人佇立於會場而不敬禮，此行為引起全校哄然，而內村鑑三乃以其為基督教信徒，不向偶像、書物等禮拜之由，再者，更認為教育敕語沒有讓他進行禮拜的理由，這一動作引起了許多論爭，史稱內村鑑三不敬事件。對此不敬事件產生出批判派與擁護派兩派，其內容在本論中不進行探討。

基督教中的唯一神之教義，可以說是導致內村鑑三不敬事件發生的直接主因，而從此事件可以窺知當時基督教教義將忠孝觀念視為東洋古代之道德觀，與其教

教育再建工作。

<sup>10</sup> 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為江戶時代前期之儒學者、兵學者。出生於陸奧國會津，於1628年6歲時前往江戶，1630年9歲進入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15歲於小幡景憲・北条氏長門下學習兵學，亦向広田坦齋學習神道，此外也精通歌學。後因批判朱子學，而遭流放於播磨國赤穂藩，並在此進行赤穂藩士之教育工作，而赤穂藩乃是後世所傳誦的赤穂四十七浪士之地。1675年准許返回江戶，之後一直從事兵學教育工作，吉田松陰等人深受其影響。1685年逝世，享年63。

<sup>11</sup> 新日本製鐵株式會社広報室編，《日本の心文化と伝統》，(東京都：丸善ライブラリー，1992年)，頁79。

<sup>12</sup> 鈴木範久編，《新渡戶稻造論集》，(東京都：岩波書店，2007年5月)，頁218。

<sup>13</sup> 教育敕語：朕惟フニ我力皇祖皇宗國ヲ肇ムルコト宏遠ニ德ヲ樹ツルコト深厚ナリ我力臣民克ク忠ニ克ク孝ニ億兆心ヲ一ニシテ世世厥ノ美ヲ濟セルハ此レ我力國體ノ精華ニシテ教育ノ淵源亦實ニ此ニ存ス爾臣民父母ニ孝ニ兄弟ニ友ニ夫婦相和シ朋友相信シ恭儉己レヲ持シ博愛衆ニ及ホシ學ヲ修メ業ヲ習ヒ以テ智能ヲ啓發シ德器ヲ成就シ進テ公益ヲ廣メ世務ヲ開キ常ニ國憲ヲ重シ國法ニ遵ヒ一旦緩急アレハ義勇公ニ奉シ以テ天壤無窮ノ皇運ヲ扶翼スヘシ是ノ如キハ獨リ朕力忠良ノ臣民タルノミナラス又以テ爾祖先ノ遺風ヲ顯彰スルニ足ラン斯ノ道ハ實ニ我力皇祖皇宗ノ遺訓ニシテ子孫臣民ノ俱ニ遵守スヘキ所之ヲ古今ニ通シテ謬ラス之ヲ中外ニ施シテ悖ラス朕爾臣民ト俱ニ拳々服膺シテ咸其德ヲ一ニセンコトヲ庶幾フ

<sup>14</sup> 內村鑑三(1861年-1930年)：日本作家、基督徒、傳教士。明治時代及大正時代之無教會主義之創辦人。

義不相符合，一神教教義與忠孝之概念乃成為批判之主因。

新渡戶稻造於 1891 年 3 月進入札幌農學校擔任教職工作，離此事件不過短短兩個月，加上稻造與內村鑑三為當時就學於札幌農學校的同窗，並同為基督教之教徒，當時內村鑑三引發之事件，可推知稻造亦深受其影響。在如此基督教教義無法適合國家教育政策的狀況中，稻造開始思考基督教與東洋倫理之間的問題<sup>15</sup>。對於此思想衝突，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提出對基督教之批判：

基督教傳教失敗的原因之一，乃是大部分的傳道者完全忽略了日本的歷史他們有些人說：「我們要在意什麼異教徒的歷史呢？」因此，把日本宗教與日本祖先幾世紀以來所建立的思想切離。(略)人類把這世界分割成異教徒與基徒，而不考慮隱藏在異教徒中的善，或混雜在基督徒中的惡。(略)他們沒有公平的標的，卻主張累積所有自我推崇的話語，然後貶損其他形式的宗教<sup>16</sup>。

以上新渡戶稻造所提出的批判顯示出東洋與西洋，或是西洋與世界之間的文化、宗教衝突，並指出當時傳教士的無知。筆者認為，身為基督教信仰者的稻造如此批判，乃是對自身的反省，並顯現出他立志將日本文化思想介紹於西方基督教世界之意識。

新渡戶稻造身處於如此的輿論與時代動向中，其身為基督教信者，也身為一教育家，當時基督教教義與國家教育政策不容，擴而論之，乃是一神教與東洋思想和儒家思想的衝突，可以理解其造成稻造莫大的緊張感。面對如此的衝突與緊張感，稻造該如何去緩和，而年輕時代即立志作為太平洋之橋樑，亦可推測其內心想將日本文化介紹於西洋與調和東西之間的文化衝突。內村鑑三不敬事件所引發的衝突可以說是其著作《武士道》之內面動機。由《武士道》增訂第十版序之中，可以得知稻造對於不敬事件論爭主體之忠孝概念的探究態度，並從中了解到《武士道》乃是一部致力使東西方互相了解之著作。其序文如下：

此改訂版中，我無法追加一章來探討與「忠」互為日本道德之兩輪的「孝」此一德目，深感非常遺憾。而撰寫「孝」的章節對我來說有個非常困難的理由，也就是說我並非不了解我國國民對此德目的態度，而是我不了解西

<sup>15</sup> 簡曉花著，《新渡戶稻造研究-武士道とその後》，(台北市：南天書局，2006年7月)，頁26-36。

<sup>16</sup> 新渡戶稻造著·矢內原忠雄譯，《武士道》，(東京都：岩波書店，2006年8月)，頁139-141。

洋人對此德目的情感，因而無法記述出讓自己滿意的比較論，我期望日後可對此問題作一補充<sup>17</sup>。

由其序中可推測出此一事件之「忠孝」問題對其造成的影響，然而，稻造亦明白指出東西方思想對於「孝」的概念的不同。稻造調和東、西洋之努力，受到 William Eliot Griffis<sup>18</sup> 之認同，認為：「《武士道》之論作不僅是給予盎格魯薩克遜國民的重要訊息，亦是一部對於本世紀最大問題，也就是解決東洋與西洋調合一致的重要著作。(略)學貫古今，擁有世界文學素養的新渡戶稻造博士正是解決此問題之最佳學者<sup>19</sup>」。由以上論述，可以了解稻造內心思想的衝突與壓力，乃是促成其調和東西文化，亦為著作《武士道》之動機之一。

### 三、妻子瑪莉對日本文化之興趣

稻造擔任札幌農業學校教授的時期，學校正好面臨經營困難的危機，因此，除了教學之外，亦擔任了大學預備科主任、圖書館主任、舍監、教務主任、衛生委員長等多樣重要職務。除了札幌農業學校的工作之外，稻造也致力於北鳴學校之教育，此期間亦創立了遠友夜校，致力於各個慈善事業與道德教育工作。在這些教育工作之外稻造兼任北海道廳技師之職，到處奔走於指導地方開發之工作，如此的工作量已經造成新渡戶稻造健康上的負擔。

家庭方面，其長子遠益於 1892 年出生，但出生不到一個星期就夭折了，瑪莉夫人的身體狀況亦因生產而每況愈下，稻造因此深受打擊。工作的負擔已讓他過勞，加上家庭的情況使他罹患失眠症與神經衰弱，如此的苦痛經驗，讓稻造不得不卸下教職工作，1897 年至群馬縣伊香保溫泉療養，後因瑪莉夫人提議，而於 1898 年渡美至加州靜養。渡美療養生活，乃是完成《武士道》之重要時期。於《武士道》序中，稻造如此記述：

促成我寫這本書的直接原因，是我太太總是問我一些問題，要我告訴他，為什麼某些想法和習俗會在日本廣為流行。當我試圖為德拉維勒葉和我太太的疑問找出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時，我發現如果不先了解封建制度和武

<sup>17</sup> 新渡戶稻造著·矢內原忠雄譯，《武士道》，（東京都：岩波書店，2006 年 8 月），頁 15。

<sup>18</sup> William Eliot Griffis(1843 年-1928 年)出生於美國，為理科教師、牧師、作家、日本研究學者。明治時代初期赴日，曾教學於福井、東京，歸國後致力於日本文化的介紹。

<sup>19</sup> 新渡戶稻造著·矢內原忠雄譯，《武士道》，（東京都：岩波書店，2006 年 8 月），頁 22-23。

士道，那麼現今日本道德思想的源頭終將是個謎<sup>20</sup>。

新渡戶稻造會著手著述《武士道》的最直接與主要的兩個原因就是：1、德拉維勒葉教授的道德教育疑問。2、妻子瑪莉對日本文化之提問。此時稻造因為身體病弱而至美國加州沿海蒙特瑞療養，療養期間面對著廣大太平洋，稻造開始思考一個重大的課題，即如何執行擔任「太平洋之橋」的志向，也就是如何將日本文化與精神傳遞介紹給西洋人了解。基於以上兩點問題，稻造日夜思考日本人的價值觀、思考模式與行動模式，與該如何讓外國人容易了解，基於這些考量，可以說是稻造著手進行《武士道》著作工作的動力。在《武士道》第一版序中，可以看出新渡戶稻造對於自身道德發展進行再確認的自白：

我在少年時代所學的道德，並不是在學校學習到的。當我開始分析我是如何形成善惡觀念的各種要素時，終於發現，這些如同呼吸的觀念，就是武士道<sup>21</sup>。

新渡戶稻造確信日本的道德教育乃是經過好幾百年於日本人精神與生活中培育出來的武士道。基於此，稻造對日本人的倫理觀、人生觀與美意識等多面向進行分析，其中貫通西洋古典文學與近代哲學而作成此著作。《武士道》中將東西古典文學與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不同點作一比較，由此將武士道介紹給西洋人，因此，此書可說是一種比較文化論的著作。《武士道》執筆時，新渡戶稻造手邊並沒有太多的相關資料，武士道觀念幾乎都是小時候從祖父、母親與養父太田時敏那裡學習而來的，或是在東京求學階段時常聽的說書中耳聞武士事蹟與行為舉止，這一些都應該屬於耳聞的資料。研究新渡戶稻造思想的學者花井等指出：「有些學者批判新渡戶稻造之《武士道》與歷史不相符合，但他著作的動機並非論著研究專書，而是以歐美人為對象所寫的日本文化介紹書，因此，全書乃以英文寫成<sup>22</sup>」。太田尚樹更指出：「《武士道》乃是為了讓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能了解日本，而正好適合以英文寫成，使內容有其普遍性；此著作乃是屬於日本精神文化發信型之哲學書，為了讓外國人能容易了解日本的特異性，而從比較文明論、比較文化、風土論等立場來論述，但《武士道》的發行並非屬於外國文化受容型，乃是一種

<sup>20</sup> 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武士道》，(台北市：先覺，2003年)，頁1-2。

<sup>21</sup> 新渡戶稻造著·矢內原忠雄譯，《武士道》，(東京都：岩波書店，2006年8月)，頁11。

<sup>22</sup> 花井等著，《國際人新渡戶稻造》，(千葉縣：広池學園，1998年6月)，頁167-173。

具有新的獨特性的發信型日本文化論<sup>23</sup>」。此外，在《武士道》第一版序的最後，有如此的記述：

在這篇序言的最後，我想要對我的朋友哈修恩(Anna C.Hartshorne<sup>24</sup>)表達感激之意，因為她提供了我許多寶貴的建議<sup>25</sup>。

在序言最後所出現的哈修恩(Anna C.Hartshorne)，在加藤武子<sup>26</sup>的文章中對她有重要的相關敘述：「1898年，稻造與瑪莉出航前往美國，不久即到達目的地南加州，稻造就在此地聆聽著蒙特瑞海岸不絕於耳的海潮聲，而將《武士道》的流利文章以口述方式呈現。哈修恩於1893年隨著她父親來到日本，其父親過世後就一直留在日本了，與新渡戶家結識並成為稻造的秘書。《武士道》乃是哈修恩在旁為稻造之口述做筆記，亦為此著作出版貢獻不少心力」，松隈俊子氏在《新渡戶稻造》中亦指出《武士道》乃稻造口述，哈修恩書寫筆記的方式著作而成<sup>27</sup>。《武士道》英文著作，稻造妻子瑪莉與秘書給予很大協助，於1899年11月以《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之書名在美國出版。

#### 四、天皇的影響

太田尚樹認為由於新渡戶稻造長期居住國外，身處於異文化世界，所以其內在有著強烈的自我證明與自我歸屬性的自我意識，並對西洋思想產生某些反動的意識，這三種意識讓稻造描繪出其所謂的日本觀，或許可以說因為身處美國，所以才能完成《武士道》著作。而《武士道》所描述的日本觀念論之重要支柱，乃是融合儒家思想的神道，也就是天皇的存在<sup>28</sup>。關於神道所產生的觀念，《武士道》中有如下論述：

神道的自然崇拜，使國土親近我們深處的靈魂；其祖先崇拜依循家譜往上

<sup>23</sup> 太田尚樹著，《明治のサムライ-「武士道」新渡戶稻造、軍部とたたかう》，(東京都：文藝春秋，2008年6月)頁114。

<sup>24</sup> Anna C.Hartshorne：1893年赴日，致力英語教學，津田英學塾創設之初，曾在教學、經營等方面給予協助，今日的小平津田塾大學創立之初，亦曾協助其募款活動。

<sup>25</sup> 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武士道》，(台北市：先覺，2003年)，頁3。

<sup>26</sup> 新渡戶稻造之孫女。

<sup>27</sup> 松隈俊子著，《新渡戶稻造》，(東京都：みすず書房，2000年4月)，頁186。

<sup>28</sup> 太田尚樹著，《明治のサムライ-「武士道」新渡戶稻造、軍部とたたかう》，(東京都：文藝春秋，2008年6月)頁112。

追尋，使皇室成為國民共同遠祖。(略)對我們而言，天皇並非法律國家的警察之長，也不是文化國家的保護者，是在地上擁有肉身的天之代表，集天的力量與仁愛於一身者。(略)神道的教義，應包含可稱為我民族感情生活的兩個支配性特色，即愛國心與忠義。(略)而將忠君愛國的思想充分注入於武士道之中<sup>29</sup>。

而此可知神道的天皇觀念帶給新渡戶稻造之影響，而在實際情形中，稻造對天皇存有一份特別意識，在本論第二章新渡戶稻造生平研究的部份，有探討稻造致力於農學研究的背景與原因。明治9年(1876年)，明治天皇巡察東北地方與北海道時，接見新渡戶一家，讚揚其家族對開墾的功績。新渡戶稻造亦在《懷想幼時》中也有如此記述：「開墾事業乃是我家傳統，為了國民，為了天皇，繼承家業乃是我的責任<sup>30</sup>」。由此背景敘述，筆者認為稻造的武士道思想中所提及的神道概念衍生出愛國心與忠義，而神道與天皇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西元6世紀大和朝廷稱霸日本時，主張擁有最高權威的太陽神—天照大神為自家祖先神，將各地豪族的祖先神與地方神納為天照大神的親戚或家臣，由此編立出神道之神話體系，由此體系發展出神道以皇室為中心的架構<sup>31</sup>。記紀神話中記載：天照大神讓其孫子由天上降下至日向(宮崎縣)的高千穗，而成為日本君主也就是天皇。這一系統的神話架構，可明白乃是為了將天皇地位之由來與神的世界相結合所構成的，此記紀神話於戰前、戰中都還編入中小學教科書中<sup>32</sup>。以下表的關係圖可確認神道所提供的德目，亦以天皇為主軸的概念。

表 2-1-4



由以上新渡戶稻造的經驗可知天皇對其影響之深遠，所以他將習合道德之一的神道於《武士道》中闡明，這可說是稻造本身對於自我與民族思想的再確認與分析，亦可推測出稻造立志成為太平洋之橋的愛國心之緣由。除了少年時代與明治天皇接觸之外，在加藤武子所著的「昭和天皇與新渡戶稻造謁見記」記述著稻

<sup>29</sup> 新渡戶稻造著·林水福譯，《武士道》，(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1月)，頁21-22。

<sup>30</sup> 新渡戶稻造著，《幼き日の思い出／人生読本》(東京都：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1年10月)，頁70。

<sup>31</sup> 武光誠著，《知っておきたい日本の神様》，(東京都：角川書店，2005年11月)，頁163-164。

<sup>32</sup> 尾藤正英著，《日本文化の歴史》，(東京都：岩波書店，2000年5月)，頁20。



造晚年與天皇的互動：「新渡戶稻造過世之前，昭和天皇謁見他三次，第一次為1925年1月19日稻造從日內瓦歸國時，第二次為1930年12月18日，第三次為1933年4月4日，而謁見之目的幾乎在談論外國或國際事宜與情勢。1933年4月祖父(新渡戶稻造)晉見完天皇回來，如此描述天皇：真的是賢明的天子啊！還這麼年輕就如此認真思考國家大事，不斷地向我詢問國際情勢，並擔心美國的對日情感。天皇還囑咐我多注意國際對日情感。一提到天皇，祖父兩頰就像出現光輝一樣，就像是在向神佛祈禱的樣子，祖父這樣的身影至今我仍無法忘記，而最後一次謁見的6個月後，祖父就在加拿大逝世了<sup>33</sup>」。

由以上的敘述，可推測長年居於西洋的稻造，更加深對自我民族的意識，而天皇的存在，成為稻造致力研究農學的直接動機，並化成潛在意識，成為日後分析與探討自我民族道德意識時的潛在動力。因此，可將天皇的影響，歸為著作《武士道》的內在動機之一。



---

<sup>33</sup> 《新渡戶稻造研究第十二號》，(盛岡市：新渡戶基金，2003年9月)，頁47~51。

## 第二節 《武士道》發行前後的世界情勢

本節由《武士道》發行之年代前後所發生的世界大事，來探討其著作背景，身為《武士道》譯者的第一人，也是新渡戶稻造得意門生之一的矢內原忠雄在其譯者序中如下論述：

明治 32 年(1899 年)的 4 年前，正好是中日甲午（日清）戰爭，而 5 年後亦發生日俄戰爭，此時期，世界對日本尚未有很深的認識。新渡戶博士有鑑於此，而完成此論作，本書中洋溢著愛國熱忱，加上博士的博學與雄勁文筆，將日本道德之價值廣泛地宣揚於世界，謂其功績可與三軍將領匹敵<sup>34</sup>。

因此，以下將分析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為歷史背景，來進行探討《武士道》與此時期世界情勢之相互關係。

### 一、中日甲午(日清)戰爭始末

明治維新後，日本在各領域皆學習、採用西洋的模式，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確實加強軍備，從地理位置來看，屬於歐美列強之一的蘇俄最靠近日本，且蘇俄經常為了擴大領土而接近日本，所以可以說其最大之威脅乃來自於蘇俄帝國，深怕其侵略會擴及於日本。在這種情勢下，日本政府認為，若朝鮮半島落入蘇俄統治，對日本國防將造成相當嚴重的威脅。

有基於此，首先，日本在對朝鮮外交上必須取得優勢地位，1875 年發生江華島事件<sup>35</sup>，日本政府派參議員黑田清隆<sup>36</sup>為全權使節，並加派六艘軍艦至朝鮮要求開國，結果日本與朝鮮締結了日朝親善條約(或稱丙子修好條約、朝日修好條約、江華條約<sup>37</sup>)，而此動作乃是為了防衛日本而利用朝鮮，因此，兩國之間經常發生摩擦，除了日本與朝鮮之外，將朝鮮視為屬國的中國滿清政府，對於日本與朝鮮簽訂條約一事非常不滿，因此，日本的對俄戰略演變成與清朝之對立。

<sup>34</sup> 新渡戶稻造著·矢內原忠雄譯，《武士道》，(東京都：岩波書店，2006 年 8 月)，頁 3。

<sup>35</sup> 1875 年 9 月，日本派出軍艦雲揚號至朝鮮西海岸測量海圖，而與江華島砲台發生交火，並攻下砲台。

<sup>36</sup> 黑田清隆(1840 年~1900 年)：小名為仲太郎、了介。曾任第二代日本內閣總理大臣(1888-1889 年)。元老、薩摩藩人，軍階為陸軍中將。1870 年 5 月就任北海道開拓史次官以整頓北疆，並前往庫頁島與蘇俄官員交涉。1874 年 6 月 23 日擢昇為陸軍中將，任命為北海道屯田憲兵事務總理，除了開拓北海道之外，亦加強北海道建設以防止蘇俄勢力向南擴張。1877 年就任農商務大臣，1888 年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任內公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

<sup>37</sup> 這乃朝鮮對外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測朝鮮海口、領事裁判權、貿易等權利。自此，朝鮮對外開放，外國商品洶湧侵入，朝鮮開始淪為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在朝鮮國內，親清朝派與親日本派相互對立，屢屢發生武裝衝突，中日兩國針對暴動的事後處理進行交涉，並於1885年兩國締結中日天津條約<sup>38</sup>，明確記載兩國撤兵事宜，暫時迴避了武力衝突。但於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sup>39</sup>，日清兩國再度出兵，亂事不久即平定。東學黨亂平，清政府迭請日本撤兵，而日本拒絕，並提出中日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之要求，但清政府認為日本無權過問朝鮮內政，仍促其早日撤兵，然而日本申明決不撤兵並於朝鮮組織親日派政府。事件至此，因而於1894年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是為中日甲午(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持續了約8個月，最後日本獲得勝利，這是由於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徹底加強現代化軍備，加上日本國內輿論一致，即便要投入當時兩年以上的國家預算之軍事費用，也能迅速定案<sup>40</sup>。

日本與清朝在戰爭結束後的1895年4月締結馬關條約(下關條約<sup>41</sup>)。然而，在締約不久後，企圖進占亞洲的蘇俄和德國、法國一同要求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清朝。由於當時蘇俄企圖將勢力擴及亞洲，因此聯合德、法對日本進行干涉，也就是所謂的「三國干涉<sup>42</sup>」。而蘇俄此行動亦造成日後日俄戰爭之導火線之一。

## 二、新渡戶稻造與中日甲午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實行近代化軍備以來的第一場重大對外戰爭，此一戰戰勝世界大國——中國，震驚世界列強，亦引發了俄德法三國對於中國的利益野心，促成三國干涉之局面。中日甲午戰爭勝利後引起了許多問題，因為國際對於遠東島國日本之民族性的不了解，所以產生了許多國際間的對立與摩擦，而新渡戶稻造著述發行《武士道》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擔任太平洋之橋樑，將日本固有的道德體系介紹予國際。關於中日甲午戰爭，在其第十六章中敘述：

<sup>38</sup> 1885年4月18日光緒十一年，中國清政府與日本在天津就朝鮮問題所簽訂之條約：1、議定兩國撤兵日期2、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3、朝鮮若有變亂等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

<sup>39</sup> 東學黨之亂：朝鮮稱為東學農民運動或甲午農民戰爭，19世紀下半葉在朝鮮發生的反對貴族與日本等外國勢力的平民武裝起義運動，亦成中日甲午戰爭之導火線。

<sup>40</sup> 武光誠監修·陳念雍譯，《日本史》，(台北市：易博士文化，2006年3月)，頁246-247。

<sup>41</sup> 馬關條約：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中日雙方所簽訂之條約。中國代表為李鴻章與李經芳，日本代表為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條約主要內容為：1、中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並承認朝鮮為獨立自主之國家，中國不在主張朝鮮之宗主權2、中國將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予日本3、中國賠償日本兩億兩白銀4、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5、允許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和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6、中國給予日本和英、美等國一樣的最惠國待遇7、中國不得逮捕為日本軍隊服務之人員8、台灣澎湖地方人民，兩年之內任便變賣產業搬出界外。限滿未遷者，酌宜視為日本居民。9、條約批准後兩個月內，兩國派員赴臺辦理移交手續。

<sup>42</sup> 三國干涉：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政府聯合向日本政府發出歸還遼東半島之聲明，並限定在十五日之內答覆；三國甚至準備派出海軍艦隊前往東北。10月19日日本與三國達成協議：日本歸還遼東予中國，而清廷要付出三千萬兩白銀作為賠償，11月16日清朝贖回遼東半島。三國干涉還遼，激起了世界各大強國在華實現帝國主義的野心。

矮小的日本人具有肉體持久力、耐力和不屈不撓的勇氣在中日甲午戰爭已獲得充分的證明。「有比日本人更忠君愛國的國民嗎？」這是許多人都會問的問題，我們可以驕傲地回答這全都托武士道所賜<sup>43</sup>。

此外，在第十七章中再次表明：

在鴨綠江、在朝鮮以及滿洲(指中日甲午戰爭)，能夠戰勝的是我們的父祖的威靈，引導我們的手刺激我們的心臟。有識之士可以清楚看見這些，我武勇的祖先的靈魂不死，即使擁有最先進思想的日本人，看看他皮膚上的抓痕，會有一個武士從底層出現<sup>44</sup>。

筆者推測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中直接闡明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乃是受到武士道的影響，原因在於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一事，列強對於東亞國家的侮蔑，稻造對此產生反動與顯示出其對抗意識。除此之外，更提出日本現代化成功的要素，並非單純靠學習西洋科學或模仿西洋制度，《武士道》第十六章：

日本的改變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各種動力自然投入這樣大規模的事業，不過，如果要舉出主要的東西，無論誰都會毫不猶豫舉出武士道吧！我國開放與外國通商，刷新生活各方面事物，開始學習西洋的政治及科學時，成為我們指導的原動力的並非是物質資源的開發或財富的增加，當然也不是模仿西洋習俗或受其影響。對東洋制度及人民觀察入微 Townsend<sup>45</sup>說：我們常聽到歐洲對日本的影響多麼大，忘了這島國的變化完全是自己發生的，不是歐洲人教導日本，是日本以自己的構思從歐洲學習文武的組織方法，以致今日的成功<sup>46</sup>。

新渡戶稻造認為 Townsend 如果進一步觀察日本人的心理，很容易發現日本自己的構思乃是來自於武士道。雖然從《武士道》中無法得知新渡戶稻造對於中日甲午戰爭之贊成與否，但從以上引述中，不難了解稻造基於戰爭勝利至三國干

<sup>43</sup> 新渡戶稻造著·林水福譯，《武士道》，(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1月)，頁155。

<sup>44</sup> 新渡戶稻造著·林水福譯，前揭書，頁166。

<sup>45</sup> Meredith Townsend(1831-1907)：英國評論家，主要著作有「Asia and Europe」、「Friend of India」等。《武士道》第十六章即引用其「Asia and Europe」中的文句。

<sup>46</sup> 新渡戶稻造著·林水福譯，同前註，頁153-154。

涉的世界情勢下，極欲將日本固有道德及民族性傳達給世界，這除了是稻造自己的志向外，亦是一種對西洋的反動意識。

太田雄三先生認為：「新渡戶稻造在此時代的氛圍中，因為對自己國家的獨立存有極大危機感，而產生了強烈的愛國心；可以理解在稻造觀念中，認為日本為了發展，有必要採取西洋化，在這思想的另一面，亦存在著西洋化的同時必須保有國民自尊，這兩種思想經過時間發酵，而產生相當程度的緊張感<sup>47</sup>」。

除了上述的宣達自我民族意識之外，稻造亦憂慮到中日甲午戰後，軍部或軍閥的過於擴張，而在《武士道》第十六章中，對戰勝的日本發出如下警告：

另一方面，必須承認武士道對我國民的缺點，也要負起責任，這樣才公平。我國民欠缺深遠哲學思維的原因——儘管我國青年在科學研究上已獲得國際名聲，但在哲學領域上並未有任何貢獻——在武士道的教育忽略了形而上的訓練。我國國民在感情方面容易過度，對事情容易激動，但是，另一方面存有榮譽感、責任心，常遭受外國人責難的我國民之自負與驕傲，那也是名譽心的病態結果<sup>48</sup>。

此外，《武士道》第十七章亦對日本軍方提出警惕：

如我們所了解的，現代戰爭對武士道並未提供不斷成長的大空間。（中略）社會情況變化不僅反對武士道，甚至於變成敵對的今日，是準備葬送武士道的時候<sup>49</sup>。

新渡戶稻造於中日甲午戰爭後，開始著作《武士道》，而當時的國家與社會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稻造並非因為戰爭勝利而開始談論鼓吹武士道，而是放眼至將來的時代。在此著作不難發現他對日本所發出的警告：武士道被曲解而與武斷政治和侵略主義併行時，武士道即將被消滅；將因戰爭而放棄原本的德性<sup>50</sup>。這意味著武士道在軍隊的曲解之下，即將步入毀滅的命運，稻造在此著作中所提出的警惕，似乎在預測日本軍隊日後的行徑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甲午戰後所完成的《武士道》，除了是對外發信型的日本文化論，其中亦包含了對西歐思想的反動與對日

<sup>47</sup> 太田雄三著，《太平洋の橋としての新渡戶稻造》，（東京都：みすず書房，1986年），頁41-42。

<sup>48</sup> 新渡戶稻造著·林水福譯，《武士道》，（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1月），頁155。

<sup>49</sup> 新渡戶稻造著·林水福譯，前揭書，頁162-164。

<sup>50</sup> 太田愛人著，《武士道を読む—新渡戶稻造と敗者の精神史》，（東京都：平凡社，2006年12月），頁150。

本自國的反省和未來的憂心。而台灣也在戰後成為日本殖民地，與日後的新渡戶稻造結下非常深的淵源。

### 三、日俄戰爭始末

自中日甲午戰後，俄德法聯合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的翌年，俄國與清政府簽定中俄密約<sup>51</sup>，使東北三省<sup>52</sup>逐漸變成俄國的勢力範圍。其對東北的野心與日本互相衝突，日本自維新以來，即將俄國視為威脅，三國干涉事件後，俄國勢力又立即伸入東北，1898年脅迫清政府締結旅大租借條約<sup>53</sup>，同年以遼東租界地設立關東省，因此，日本對俄國的仇視日漸加深。

1900年，發生義和團事件<sup>54</sup>而引起八國聯軍<sup>55</sup>，此時，俄國除了與其他七國共同出兵進占北京之外，再以保護僑民的藉口，派兵進入滿洲<sup>56</sup>，並佔領東北三省各重要都市。八國聯軍後，清政府與各國簽定辛丑條約<sup>57</sup>，簽署後各國皆以撤兵，唯獨東北三省的俄軍遲遲不撤。1902年1月日本與英國締結英日同盟<sup>58</sup>以減輕歐洲國家干涉日本的顧慮之後，向清政府提出警告，促使俄軍撤出滿洲。同年4月，俄國與清政府簽下俄國撤兵條約<sup>59</sup>，但俄國不但不撤兵，還向清政府提出不得將東北三省割讓或租借他國，同時，俄國又積極地對朝鮮半島北部地區進行經略。1903年俄國對朝鮮提出租借鴨綠江下游地區，朝鮮懼於英日二國之警告，不敢允許，俄國乃出兵強佔其地<sup>60</sup>。

<sup>51</sup> 中俄密約：1896年5月初，清政府派遣李鴻章赴聖彼得堡，慶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俄國以中俄共同防日為名，利誘李鴻章進行秘密談判，於同年6月3日簽訂此約。此約之主要內容為：1、若日本侵占中國遠東或中國與朝鮮領土，中俄兩國應互派兵相援。2、締約國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與敵對國簽定合約。3、戰爭期間，中國所有通商口岸均開放給俄國軍艦。4、為使俄國便於運輸軍隊，中國允許俄國從黑龍江與吉林至海參崴之鐵路。5、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皆可在此路線運送軍隊和軍需物資。6、本約自鐵路合同批准之日起，有效期15年，期滿前雙方可商議是否續約。

<sup>52</sup> 東北三省：指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

<sup>53</sup> 旅大租借條約：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與俄國在北京協商所達成的一項協定。此條約規定把旅順與大連灣沿海租給俄國25年作為軍港使用。

<sup>54</sup> 義和團事件：為山東省學習神打的拳民組織，乃山東巡撫毓賢利用來抗衡教會與威嚇教民脫離教會之用。慈禧信任閉塞愚昧的守舊大臣，竟聽信毓賢之言，相信團民能「刀槍不入」、槍砲不傷，慫恿慈禧藉助義和團排外。慈禧派軍機大臣剛毅至涿州視察，竟向慈禧奏稱「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因此，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的口號進入北京，拳民到處殺害外國人、教徒，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並攻進天津租界地，各國公使要求清廷取締義和團，但未獲回應。

<sup>55</sup> 八國聯軍：1900年，因義和團事件，俄德法美日奧義英八國組織聯合軍隊進占北京。

<sup>56</sup> 滿洲通常指遼寧、吉林與黑龍江三省全境，再加上內蒙古東北部，及外興安嶺以南之區域。

<sup>57</sup> 辛丑條約：1901年9月7日簽署。此條約造成中國要負擔鉅大的賠款，百姓承受的苦難更深。此外，外國獲准在中國首都與要塞駐軍，中國成為國防薄弱的國家，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也受到創傷。這場動亂也使中國的革命派和部分國人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因而紛紛支持反清的革命運動。

<sup>58</sup> 英日同盟：簽訂於1902年，意指英國與日本兩國為了維護其各自在中國與朝鮮的利益而結成的互助同盟。於此盟約，英國同意支持日本。

<sup>59</sup> 俄國撤兵條約：又稱交收東三省條約。1902年4月8日簽訂，協商俄軍撤出東北之事宜。

<sup>60</sup> 李則芬著，《中外戰爭全史(九)》，(台北市：黎明文化，1985年9月)，頁1-5。

日本首先透過交涉，企圖使俄國從滿洲撤退並讓韓國承認日本之優先地位，但俄國完全不予理會，交涉陷入膠著。因此，日本終於在 1904 年對俄宣戰，此乃日俄戰爭。日本攻陷俄國海軍旅順基地，佔領奉天，並於日本海海戰<sup>61</sup>時，由東鄉平八郎<sup>62</sup>率領之聯合艦隊把巴爾契克艦隊幾乎全數殲滅，日本於日俄戰爭獲得勝利。<sup>63</sup>然而，戰爭期間日本預測與大國俄國若進行長期戰爭，自身國力將無法負荷，因此，日本委託美國總統狄奧多·羅斯福<sup>64</sup>出面調停，俄國亦回應了和平交涉。於 1905 年 9 月 6 日締結浦資茅斯和約<sup>65</sup>，自此，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優先權<sup>66</sup>。

#### 四、《武士道》與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日本從東亞一小島國，一躍成為世界矚目的強國，許多國家紛紛研究日本進步的要素，而屬於發信型的日本文化論的《武士道》正好可以將日本思想與民族文化傳達給世界。《武士道》首先於 1899 年在美國出版，翌年 1900 年即於日本發行，之後陸續翻譯成德語、印度語、波蘭語、捷克語、俄語、義大利語、瑞典語、挪威語等多國語言譯本。此外，日俄戰爭中，1904 年 3 月，日本政府派遣貴族院議員金子堅太郎<sup>67</sup>赴美進行日俄戰爭調停事宜之斡旋工作時金子堅太郎為了讓當年一起就讀於哈佛大學的友人——狄奧多·羅斯福總統，更能了解日本，而贈其《武士道》一書。三個月後，6 月 6 日，金子堅太郎與羅斯福總統一同於白宮用餐時，有談論到新渡戶此本著作。花井等先生所著《國際人新渡戶稻造》書中有記載日本外交部的一則關於羅斯福總統評論《武士道》的外交史料：「用餐的時候，總統如此說道：之前您所贈的《武士道》一書，將日本人民之精神描述的非常詳盡。我讀了此書之後，開始對日本國民之德行有了充分了解，因此，立即添購三十本，並贈予親友使其閱讀此書；再者，也發給我的五個小孩

<sup>61</sup> 日本海海戰：亦稱對馬海峽海戰(1905 年 5 月 27-28 日)。日俄兩國於對馬海峽進行海戰，大將東鄉平八郎所率領的聯合艦隊摧毀巴爾契克艦隊，大獲全勝。這是海戰史上損失最為懸殊的一場海戰。

<sup>62</sup> 東鄉平八郎(1848 年-1934 年)出生於薩摩藩鹿兒島，日本海軍大將，1913 年封為帝國元帥。

<sup>63</sup> 武光誠監修·陳念雍譯，《日本史》，(台北市：易博士文化，2006 年 3 月)，頁 248。

<sup>64</sup> 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 年-1919 年)：人稱老羅斯福，為美國第 26 任總統，其因成功調停日俄戰爭，獲得 1906 年諾貝爾和平獎。

<sup>65</sup> 浦資茅斯和約(Treaty of Portsmouth)：內容簡述 1、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政治軍事經濟上均享有卓絕的利益，如指導、保護、監理」的權利。2、俄國於中國之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屬的一切權益均轉讓給日本。3、俄國政府將從長春至旅順段的中東鐵路支線及其所屬的一切權利、財產，包括煤礦，均移讓給日本。4、日、俄兩國可在各自領有的鐵路沿線駐軍。5、俄國宣布取消在東北的的權益。6、俄國將庫頁島及其附近島嶼之公共營造物及財產之主權，讓與日本。

<sup>66</sup> 加來耕三監修·鈴木旭著，《日本史》，(東京都：日本文芸社，2004 年 10 月)，頁 318。

<sup>67</sup> 金子堅太郎(1853 年-1942 年)：明治時期之政治家，曾任司法大臣、農商務大臣、樞密顧問官等職，亦任日本大學初代校長、二松學舍大學校長。參與大日本帝國憲法之起草，1904 年赴美與老羅斯福總統協商日俄戰爭談和事宜。

一人一本，並鼓勵其需熟讀此書，以學習如同日本之高尚優美的性格，與培養誠實剛毅之精神<sup>68</sup>」。

狄奧多·羅斯福總統閱讀了《武士道》之後，對日本民族有進一步的了解，並答應出面調停日俄戰爭，也因此羅斯福總統於19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新渡戶稻造之《武士道》如此受到羅斯福總統推崇，亦間接地影響日俄戰爭之調停，這對懷抱著擔任太平洋之橋的新渡戶稻造而言，乃是一種肯定。



---

<sup>68</sup> 花井等著，《國際人新渡戶稻造》，（千葉縣：広池學園，1998年6月），頁184。